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七个女人

〔法〕
居伊·德卡尔
严华 徐际善

译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七个女人

〔法〕

居伊·德卡尔
严华 徐际善

译 著

七个女人

〔法〕居伊·德卡尔 著

严 华 徐际善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一二〇二 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插页 223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5,300册

ISBN 7-5059-0539-2/I·337

定价：3.00元

目 录

1. 西尔维娅 (1)
 2. 塞 莱 娜 (125)
 3. 格洛莉娅 (175)
 4. 奥 尔 嘉 (198)
 5. 艾 伊 莎 (217)
 6. 格 拉 塔 (244)
 7. 莱 娅 (275)
 8. 多余的女人 (321)
-

1. 西尔维娅

今晚，美国大使馆举世瞩目：王公贵族、社会名流、绅士淑女、庸人蠢才纷至沓来，一夜间知名人士济济一堂，君子小人云集一方。这场由美国大使馆举行的舞会，令人叹观止矣，场面之壮观巴黎见所未见，奢侈之惊人巴黎闻所未闻。爵士乐队直接从纽约而来，让巴黎人聆听正宗爵士乐以饱耳福；巴黎服装魔术大师的天才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晚礼服款式新颖、争奇斗妍，大礼服庄重适体、天衣无缝；美酒五光十色，可分春夏秋冬，珍馐色香味全，荟萃东南西北，真叫人一饱眼福、二饱口福。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千载一时不遗余力，一掷千金皆大欢喜。后来，文人骚客妙笔生花，大书特书，这场舞会在该年度的编年史上留墨匪浅。

人影婆娑，轻歌曼舞，女宾们个个花枝招展、俏丽迷人。群芳中有一位花仙子卓尔不群，特别引人注目。不过，她还算不上花中牡丹、舞会皇后，但是，青春却如一团烈火在她身上燃烧，照亮了整个舞场。西尔维娅·维尔纳无论走到哪里，哪里就出现永恒的青春光芒。男人们心神不定，对

她左顾右盼，目语传书；女人们则烘云托月、把她视为知己并甘拜下风；西尔维娅左右逢源，其中奥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此时此刻，西尔维娅躊躇满志、笑影动人，她孩提时代的女友雷蒙德对她说：

“舞会一开始你就不停地跳到现在，男舞伴差不多都陪你跳过了。哪一位跳得最好？”

西尔维娅正准备发表意见，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突然发现一张陌生的面孔，她惊讶地注视着这位古怪的男宾。

“他是谁？”她悄悄地问自己的女友。

“怎么？你不认识格雷？那你就是唯一不认识他的女人，我可怜的西尔维娅！”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他。”

“你这句话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巴黎人哪个没见过他……”

这场舞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白马王子如过江之鲫，格雷男爵如果不是衣着奇特，他那生硬的外表、轻微的驼背哪会引起女人的注意；一件花边襟饰代替传统的硬胸围在他的胸前，这件襟饰如果围在其他人的胸前就显得十分滑稽、成为一时的笑话了。

不过，这位男爵的确与众不同：一头浓密的长发向后梳披，根根银丝给这张面孔增添几分慈祥；满头银发微微卷曲，让人感觉到他仿佛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掉下来的什么学者，看不出他究竟有多大年纪。他长着一只鹰钩鼻子，两片薄薄的嘴唇。他那双眼睛让人过目不忘：两眼放出炯炯有神的光芒。他的目光时而顽皮有趣，时而冷酷无情。当然，绝

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顽皮有趣，冷酷无情在他的目光中仅仅是一闪而过。不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世界上就不存在宽宏大量这几个字了。西尔维娅对他不停地张望，突然，她禁不住打了几个寒战。

“你感到冷吗？”雷蒙德马上注意到这一反应。

“这个男人使我感到害怕……”

“你发疯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格雷是最值得崇拜的人……我知道，他只有一个怪脾气，从不跳舞。你如果有舞伴录的话，肯定找不到他的名字。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顽固！你愿意我把他介绍给你吗？他也是一个女性崇拜者，对漂亮的女人大献殷勤是他的拿手好戏。”

“我看这位‘老来俏’颇有……”

“你什么也看不出来！实际上，没有人真正了解格雷。他一个人生活在纳伊，整天呆在自己的公馆里，身边尽是些中国仆人，听人说这些仆人都哑巴。他好象没有结婚，大家和他也没有什么来往。”

“这个神秘的男人总不会是一个厌恶女人的老小伙子吧？”

“我好象觉得他正在和他身边的那些饶舌的女人谈论我们……我认为由我把他介绍给你没多大意思，他马上就会对你作自我介绍。你瞧，他朝我们走过来了……”

不知什么原因，西尔维娅一见他走来，反而想避他而去、不愿和他见面了，不过，现在想溜也来不及了，男爵那悦耳迷人的声音已经在她耳旁响起：

“夫人，由于以前与维尔纳先生在业务上的关系，我曾多次耳闻别人高度评价夫人您的魅力。但耳听为虚，眼见为

实，我不得不承认我亲眼所见的夫人胜似我亲耳所闻的夫人。真话实说，夫人，青春光彩夺目，您就是青春的化身！”

这最后一句话一字一顿、朗朗有力。

“我还应该告诉您一件事情：由于我来向您表示敬意，我刚刚离开的那些夫人都向我发出挑战。”这个男人说话开门见山。“她们以我从不邀请女人跳舞为根据，断言我绝对不会请您跳舞！随便教训一下这些女人，这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不愉快。并不是因为这些女人没有看见您已经走完自己生活中的一段历程，对此她们一无所知……亲爱的夫人，您意下如何？”

西尔维娅沉默不语。这位奇怪的交谈者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思想，她感到无所适从，辞令美妙动人，态度过份礼貌，她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有时候，夫人，沉默表示对方的见解相同……当然，我希望您同意和我跳舞，确切地说，跳一支华尔兹：华尔兹步协调，不会发生过多的碰撞，它是唯一可以沟通我们两代人的思想感情的交际舞；这支华尔兹谨表示我对您的直接敬意，同时也会使我回忆起我那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说着格雷便做了一个邀舞的动作，西尔维娅不由自主地接受了邀请；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位看不出年纪的男人搂着他的年轻的棕发女伴飞也似地旋转起来，格雷男爵破天荒第一次跳舞，整个舞场为之哗然。

他们踏着华尔兹的节拍翩翩起舞，不一会儿功夫，格雷便滔滔不绝起来：

“夫人，我们的举动让在场的诸位大吃一惊；如果我们结束这支双人舞，我敢说您个人的精彩表演肯定会引起满堂喝

采。一句话说到底，我不过是一个无时不在寻找灵感的老好人……”

“夫人，您的华尔兹跳得棒极了！”

“在这方面，我可是一无可取：身体笔直、舞姿端庄，完全是老一代人的跳法……夫人您对这间蓝色的小沙龙有何感想？这间沙龙仿佛正在等待性格开朗的拜访者。我们还是避开舞场上令人厌倦的、长时间的拥挤，在这里清静片刻，这也是您的意见吧？”

西尔维娅一直保持沉默。

“我注意到夫人您不多话！当然，您并不是有意惹我不快才缄默不语……更何况我还有这种以己度人、自问自答的可悲的习惯！夫人您好象没有料到我有许多事情要和您谈吧？”

“真的吗？”

“终于说了一句话！而且还仅仅是一个副词！但是，这个副词几乎概括了一次审讯……”

他们在蓝色沙龙的门口停止舞步：香榭丽舍大街的晚风送来阵阵巴黎夜间的清香。西尔维娅走进沙龙，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这位奇怪的骑士随后坐在她的左边。这时，她又一次感觉到这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她和他素昧平生、萍水相逢，可他却一见如故、侃侃而谈，说笑中叫人身不由己，三分信服、五分敬畏。她甚至在考虑人的意志能否抵御他的语言诱惑力。格雷一边注视着她，一边加重语气问道：

“夫人您相信伊斯兰教苦行僧吗？”

天知道他怎么会提出这样荒唐的问题，她忍俊不禁，一笑置之。任何回答都不如这一笑言简意赅，它告诉对方她并不相信什么印度魔术师、占星士。

“快人快语！”男爵先声夺人。“实际上，我并不是什么印度魔术师……但是，某种自然的力量使我有可能会预见当代人的生死祸福，当然，这种小游戏不登大雅之堂，不过，逢场作戏，玩味无穷……好了，现在我们俩都避开了那些口风不紧的多嘴人士，我可以向您摊牌了。为凑成这副牌，从不跳舞的我做出了前所未有、值得称道的牺牲；由于邀请您跳舞，我把自己送进上流社会的画廊巡回展览，让人评头品足。”

“您何苦无事生非、自找难堪呢？”

“您根本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千万别生气……我承认，我在年轻女子面前胆怯嘴笨，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才好！我这只老熊天生憨厚笨拙也是合情合理的吧？话说回来，我邀请您跳舞，并不是因为我一时心血来潮、对华尔兹有一种特殊的兴致，也不是因为您是这次晚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女性，而且，我知道您富有，非常非常富有……我之所以邀请您跳舞，唯一的目的是想告诉您我从您身上得到的某种预感。”

“预言家？”

“不敢当，姑且算一位为您的痛苦烦恼既感愤又感伤的预言家吧……维尔纳夫人，尽管您年轻，尽管您富有，尽管您迷人，然而，在我的眼里，您不过是我平生所见的最不幸的女人……我所认识的女人难以计数！”

西尔维娅为之愕然，她一边对他瞪大眼睛，一边考虑自己是否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不容她细想，这种悦耳迷人的声音又慢条斯理地在她耳旁响起，他压低嗓门，仿佛在自言自语：

“不幸之不幸啊……然而，所有的人无一不认为您处在幸福之山的顶峰！总而言之，认识一位代表心境最大值的男

人或女人，可谓如梦初醒、三生有幸……不瞒您说，在应邀参加这次外交界举行的舞会之时，我可没料到自己居然会有如此罕见的好运，有幸与一位年轻的金发女子同憩在一张长沙发上，这位年轻女子就是不幸的化身；这位不幸的女子我从未见过，即便在我的想象之中，她的面孔也从未自然出现、一闪而过！言归正传，夫人，为什么我要求您同意和我跳一小段华尔兹……”

西尔维娅面色苍白地站起来了。

“先生，由于您这些令人不愉快的言辞，以及您这种可以说是不合适的、过份礼貌的方式，您开始让我感到厌倦了。”

“我使您感到厌倦了吗？”格雷镇定自如、一动不动。“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因为我刚才一语切中您心灵上的创伤。任何创伤都会给人带来痛苦……假如您肯给面子重新坐下来，我会告诉您怎样才能尽快地医治心灵创伤。”

西尔维娅好奇而又害怕地上下打量了他一下，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好吧，我坐下听您说。”

“由此可见，您是一位聪明理智的女性。既然您不相信伊斯兰教苦行僧，那么，您相信手相术吧？”

他轻轻地拉住西尔维娅的右手，用自己白皙的手指握住她的四指。在仔细地看过她的掌纹之后，他一边摇头一边说：

“奇怪！夫人，我发现您有两条生命线……”

西尔维娅留神他的一举一动，越来越感到吃惊。

“您的生命线，”声音又变得动听迷人，“仅仅通到您的生命的第一个三分之一为止。然后，它在您的掌心中一分为二。夫人请过目：难道您不曾注意这第二条虚线吗？难道您不曾

注意它不露声色、悄悄地与第一条实线平行吗？由此我们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在您生命的第一个四分之一后，换句话说，在您二十五岁左右，您应该有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假如您沿着第一条生命线继续走下去的话，那么，您仍然是最不幸的女人……假如您避实就虚、沿着第二条生命线走下去的话，您一定会摆脱不幸、获得幸福。夫人，只有依靠您自己的毅力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一种古老的哲理断言：万物皆有生命，全凭命运安排，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布。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相信自由意志：各人走各人的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阿拉伯人有句口头禅：这是命中注定的*。第一个说这句话的老兄，他的灵魂大概是一团惰性物质！夫人，我可以知道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

西尔维娅默默无言，她可从未对自己提出过这种问题。

“又一次沉默。”她的对手胸有成竹。“我认为这次沉默意味着难得的第二次默认。因此，我冒昧地固执己见：维尔纳夫人，您必须当机立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您今年正好二十五岁……您的两条生命线都很长，无论沿着哪一条走下去，您都可以过了九十继续向前走，除非您自己不想活了、自己找死。万一发生第二种情况，那也只有一种解释：您感到过份不幸、十分失望……一般说来，您很有可能维持现状，继续扮演这种不幸的角色。”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西尔维娅说话的声音沙哑无力。

格雷用敏锐的目光逼视西尔维娅，好像他正在品尝自己

* 伊斯兰教徒的惯用语。

的胜利果实：从今往后，这位年轻女人不得不对他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了。

“假如您同意明天屈驾来敝舍喝杯清茶的话，我们就有幸把我们即将达成的一项简短的口头合同在文字上合法化了。”

“什么合同？”

“我们俩在一起谈话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感到您需要我……亲爱的夫人，您实在是不幸！这其中的一切道理既体现了传统观念、又代表了现实痛苦。您的家庭可以说一无所有，而您却喜欢大手大脚，您还是一位多少有那么点奢望的女人。您唯一的资本就是这一身令人歆慕不已的青春。但是，在您芳龄十九的时候，您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相反，您的父母对此却十分清楚，他们对您花言巧语，什么您和富翁奥拉斯·维尔纳结婚前程似锦，什么那位比您大三十岁的老前辈会让您一辈子荣华富贵，实际上，他们把您给卖了。您并不喜欢那个男人，然而，您却让步了……我相信您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二十五岁青春似火，如此虚度令人惋惜！

……同样，您的丈夫对您毫无爱怜之意，他无非是想把青春留在他身边而已，简单地说只不过是引起与他同辈的老家伙们的嫉妒而已。我没有说‘他的朋友们’，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什么朋友。这个奥拉斯·维尔纳，无事生非，无恶不作！当然，您对他了解得比我清楚。您厌恶这个家伙！他酗酒、赌博……他最大的嗜好就是一边搞得他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一边让您穿金戴银，令人咋舌。你们俩貌合神离，难得见面，但是，他时时刻刻都在用自己的权力和金钱压得您喘不过气来。然而，您的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人知道您的不

幸，您那些孩提时代最要好的朋友，比如雷蒙德，她们都深信您生活幸福，而您却口是心非、不露声色，成功地让她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是，我——格雷，我知道这一切！”

西尔维娅神情沮丧，越听越不是滋味。一个极其自然的问题溜到了她的嘴边：

“您怎么会知道这一切？”

“我刚才不是告诉您我可以未卜先知吗？现在最重要的是您如何放弃这第一条可悲可叹的生命线。如果您一意孤行、无心改弦易辙，这第一条生命线将继续令人痛苦地向前延伸，而第二条生命线则可取长补短，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如果您把它视为畏途、不敢越雷池半步，那您就大错特错了！您的命运线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西尔维娅沉默不语，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平时，她那双眼睛清澈明亮，现在却透出哀怨的目光。这位毫不留情地切中她心灵创伤的男人，难道他是唯一可以医治她的心灵创伤的人吗？情随事迁，痛定思痛，西尔维娅如梦初醒，何去何从，答案已在她的目光之中，即使是愚夫笨伯也能理解这种感情，这位名叫格雷的明眼人就更不用说了……格雷不露声色，仍娓娓而谈：

“解脱的办法吗？这非常简单……我们可以签一份合同，明天，请您光临敝舍品茶，在合同上签字……或者后天，一个星期之内，一个月之内，随您的便，您高兴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我相信您一定会来，我随时恭候大驾光临……根据这份书面合同，在签字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我保证您获得完美的幸福，一直幸福到您那漫长的生命线的终点。”

“您是幻术士、还是慈善家？”

“既不是幻术士，也不是慈善家。亲爱的夫人，我不过是，唉，不过是一个目光短浅、甚至过份讲究实用的可怜人，这个可怜人养成了一种令人憎恨的毛病：买卖公平，锱铢必较，从不以无换无……您本人就相当精明，不会不明白无事不送礼、送礼常有事这个道理。我以签合同的方式给您带来完美的幸福，而您呢，作为交换条件，您让给我您自己的一年青春。”

“什么？”

她认为自己并没有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然而，男爵故意慢条斯理地重复了一遍：

“我已经说过：您自己的一年青春。”

紧张了半天，原来这家伙是个想入非非的疯子，西尔维娅虚惊一场。但是，这个疯子振振有词，还在想入非非：

“我不仅猜到了您所担心的事情，而且还想让您放心：我神志清醒、精神正常！如果我要求您给我一年青春时间，也就是二十五岁以后，确切地说第二十六年的青春吧，这是因为我知道这一年时间不仅不会让您左右为难，而且还会助我一臂之力！坦白地说，在我们那份简短的合同签字后的第二天清晨，待您一觉醒来，这多余的一年对您还有什么用处呢？您青春似火、如愿以偿，二十七岁与二十六岁毫无区别！一言为定，我向您保证没有一个人会知道这件事情。”

这一次，西尔维娅痛痛快快地笑起来了：

“如此说来，亲爱的先生，假定我们签定了那份奇怪的合同，假定您是独一无二的、言行一致的幸福使者——姑且认为您已经用幸福换取了我的第二十六岁——试问：您要我的青春干什么呢？”

“夫人，这是我唯一不能回答的问题。尽管如此，请记住我需要您的青春，最迫切地需要……”

“为您自己？”

他对这个问题避而不答：

“由此可见，您很难理解为什么我要找您、而不找其他女人谈这件事情。首先，作为所有女人中最不幸的女人，您对幸福的欲望最为强烈，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与您相比。其次，您能用什么作为换取幸福的条件呢？您的青春中的一小段美好时光，除此之外，别无其它。难道青春不是您唯一的私有财产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甚至可以向您建议我出钱买您的这一年青春，遗憾的是此路不通，恕我直言，不幸中的不幸就在于您并不需要金钱。幸亏您的婚姻，使您的物质财富应有尽有，不过，这种财富并不属于您，纯属身外之物。这场婚姻唯一没有给您带来的财富就是青春，而您自己却拥有它！作为交换幸福的条件，您还能提供给我比这更好的东西吗？”

西尔维娅重新站起来了。男爵的最后几句话说得她心烦意乱，但她还是鼓起勇气开玩笑似地说：

“您方才对我所说的一切都非常有趣。不过，凡事都应适可而止，我认为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应该到此结束。说句真心话，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有不足之处：我喜欢跳舞！我们继续跳那支中断的华尔兹怎么样？”

“奉陪到底，您的愿望就是对我的命令！”

说完，他挽住她的手臂，一直把她领到舞厅门口。舞厅里灯火辉煌，一对对舞伴正在变换队形。

“请接受我的名片，您可以在这张名片上找到我的地址，

还有我刚才随手写在上面的电话号码……是的，我不同意在电话簿上登记我的号码，这恐怕是最大的失策了……可是，我讨厌那些不识好歹的人，也不想自讨苦吃，我宁愿自己选择、自由交往。”

“您把我看得太喜欢奉承了……您肯定认识很多人吧？”

“不瞒您说，我认识全世界的人……最有趣的是整个世界，它也一样认识我，而且完全出乎它的意料！”

“这真是天方夜谭……您不是上帝就是魔鬼，可我在您身上并没有看见上帝的存在。”

这时，他们正准备跳华尔兹，一听这话格雷会心地一笑，悄悄地说：

“前所未闻，前所未有……但愿世人允许魔鬼存在！”

在司机送西尔维娅回家的途中，她一直在想入非非。她宁愿在和格雷跳完华尔兹后就回家。后面的几支舞曲、特别是所有其他的男舞伴都让她感到枯燥无味。从协和广场到雷那拉格大街她居住的豪华公馆，距离并不远，可就在这一小段路途中，这个年轻女人居然对某一个问题反复考虑了二十遍之多！她一时还不清楚自己刚刚结识了一位什么样的人。一个幻想家？一位超人？这位格雷男爵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呢？这位陌生人对她所说的一切和实际情况完全相符，他那双眼睛如两只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她的内心世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即便警察和听忏悔的神父也不例外。一想到这个神秘人物对她和她丈夫之间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了如指掌，西尔维娅就格外感到不安。不错，为了欺骗自己的亲朋好友，她认为自己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所有其他的人”对她生活中的悲剧一无所知，甚至羡慕她所扮演的角色，而